

甘肅新通志卷之一百

考異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非考求衷諸一是識者惑焉今舉天文地理人物沿譌襲謬之處援引名人論說以糾之或加以按語辨正愜心貴當亦考古之一助云爾

梅穀成天官書論 余讀史記歷書天官書竊怪歷書過於略而天官過於詳世皆謂司馬氏世爲天官又與聞修歷乃歷書不過彙括詔書數語于積年日法以及推步之術漫無一言至天官之書則述不經之談娓娓不倦爲後世妄言禍福者所藉口何其悖也及讀自序暨漢書律歷志方知史公原不知歷而天官書則皆唐都王朔魏鮮三家之說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至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世典周史至談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歷志云詔卿遂遷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一

與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乃選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閎運算轉歷由是觀之太初乃閎所造都不知歷故獨分天部都尙不知歷而况學於都者乎其所謂世掌天官者不過推本其先世乃重黎氏非司馬氏也後人不察因謂彼世爲天官言當不妄其實非也歷與天文各爲一家治天文者不知七政有一定之行度往往憑臆而談而治歷者則有理可推有數可紀可以預知可以共曉而影射疑似之見不可參入故不道天文災祥之說天官書曰心宿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又五星皆有當居不居不當去去之之占以歷法案之恒星經緯皆有常度初無變動老人星江以南三時盡見五星之遲留逆伏皆有本行可推步並無當居不居不當去去之之占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倘史公知歷必不爲此支離之說以貽譏於後世

矣然則天官一書豈盡不足信乎非也其書分三段前段占星中段占氣末段占歲而後總論曰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於以見其書爲三家之說其序列星位座雖不備然句中
有圖言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逆行必盛大而變色言雲氣各象其
山川并驗之閨闈枯潤人民草木禽獸服食繁實去就候歲始之雲
風人聲驗歲美惡爲千里內占則均於理可信使史公當日取三家
之說去其紕繆存其菁華而證以古人之名言如管子所稱日變修
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以及日月暈適雲風與政事俯仰之說足以
資儆戒修人事彌天災則爲有物之言矣非深明此道者難以語此
梅穀成讀容齋隨筆論分野 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
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
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二

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邱河內乃冀州所部東漢屬司隸其他邑皆
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乃安定天水
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按卽古雍州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
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于
益州何與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
蓋又屬并州及幽州耳繆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
而不知地乎鼓成按文獻通考載州郡躔次謂陳卓范蠡鬼谷先生
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則其謬不始於淳風矣考列宿分
野天官書屬十二州班志屬十二國本非一家之說原有異同無知
者合而一之能無闕乎至於安定天水等郡本屬雍州而列於并州
之下雲中定襄等郡本屬并州而列於雍州之下殆謄錄互訛遂致
沿誤耳總之天文家言多不經無足深論也

金城郡辨 通志謂金城郡後漢建武十三年省入隴西郡舊府志云東漢省入魏復置金城郡者皆誤也攷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十三年復置金城郡省纔一年耳又按郡國志金城郡十城惟枹罕河關改屬隴西餘皆仍舊而後漢書中所載金城郡事不一而足今既訛其年分又若終東漢之代未嘗復置者讀史亦太疏矣蘭州府志

案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四年三月徙金城郡都襄武靈帝紀中平二年周慎圍邊章韓遂於榆中三國志孫堅傳注作攻金城是東漢之季金城郡復移襄武又移榆中也前漢金城郡所領十三縣除枹罕河關後漢改屬隴西郡外尚有白石一縣郡國志無考蓋其時已廢之耳府志所考似未詳備故重訂之又案和帝紀永元十四年繕修故西海郡注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此復繕修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之章懷蓋誤以金城西海二郡為一地也案漢書金城郡注莽曰西海郡故城在臨羌新縣故城西三百里王莽遣使諷卑禾羌獻地內屬奏置西海郡方輿紀要西海城在青海上東漢初廢據此莽蓋分金城郡之地置西海郡非金城郡治所也漢書注未經分晰故章懷誤會舊唐書地理志五泉縣注謂後漢置西海郡亦誤則通志舊府志之誤有由來矣皋蘭新志

金城縣辨 唐時京兆府亦有金城縣本日始平中宗送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至此因改名焉後復改興平又大同應州亦為金城縣後唐明宗所生之地因置縣為州治狄道田錫齡所輯府志稿具列唐寶羣兄弟是誤採京兆之金城也通志載金高汝礪於選舉及田稿錄宋郭后事是誤採應州之金城也史文分別甚明作志者自不審

耳蘭州府志

允吾故城辨 案晉書地理志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舊唐書地理志龍支漢允吾縣屬金城郡後

漢改爲龍耆

後漢書郡國志無龍耆縣惟西羌傳隃麋相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

後魏改爲金

城縣又改爲龍支

隋書地理志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又宋史地理志龍支城舊名宗哥城與此名同地異積

石山在今縣南天下郡國利病書允吾故城東去西甯衛治三百十

里在古鄯東四十里爲今碾伯之下川古鄯十六國時爲小晉興城

關駟曰允吾西四

十里爲小晉興城西甯府志允吾故城在碾伯縣東南據此則鄴注

言允吾在河湟之間鄭樵言在廣武西南其地應俱在碾伯境內今

碾伯下川口城土人猶呼爲龍支城東南至皋蘭縣治二百里方輿

紀要謂允吾在蘭州西二百里當即指此

禹貢錐指謂允吾在蘭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考其地

爲姚家灘東南負山西北枕河路通一綫非設郡治之所然皋蘭西境以河爲界河湟之間則非

所轄况遠至二百里哉雖通鑑輯覽注及地理韻編今釋皆謂允吾

在皋蘭縣而皋蘭要不得而有之甘肅通志列此城於皋蘭古蹟蘭

州府志沿而不革誤矣明一統志謂允吾縣在蘭州西南五十里王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四

道成蘭州志謂即今之西古城通志府志已闕其非又隋允吾

即廣武縣

改名見隋書地理志

在平番縣東南地理韻編已明言之均無庸置辯云

皋蘭新志

武始苑川廣武辨 案文獻通考武始苑川廣武皆蘭州地語本李

吉甫元和郡縣志蓋唐時蘭州領金城狄道廣武三縣

見舊唐書地理志武始故

城在今狄道州北七十里見方輿紀要

故云皆蘭州地非謂皆金城縣地也注稱苑川

在今五泉縣廣武即今廣武縣語本杜佑通典亦未嘗謂其爲五泉

縣治也舊縣志譏其考究未確殊屬誤會且妄以苑川城爲皋蘭西

古城而謂苑川之說近是尤謬惟通考稱後魏後周並屬武始郡隋

初郡廢置蘭州

太平寰宇記同

又稱宋蘭泉爲漢允吾縣地金城郡治所此

則馬氏之失於詳審考魏書地形志金城郡領榆中大夏二縣武始

郡領勇田狄道陽素三縣隋書地理志金城郡注開皇初郡廢置蘭

州總管府金城縣注舊縣日子城帶金城郡狄道縣注後魏置武始

補國皇初廢據此後魏後周金城武始二郡皆分設馬氏言並屬武始郡其失於詳審者一唐書地理志蘭州以皋蘭山名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九月李憲復蘭州古城地理志蘭州皋蘭縣崇寧三年置附郭據此宋蘭泉縣卽唐五泉縣爲今皋蘭縣治並見地理志在漢金城縣東漢金城縣在皋蘭縣西南見通鑑輯覽注允吾則在河湟之間見水經注宋時應爲湟州允吾在蘭州西二百里見方輿紀要湟州在湟水南東至蘭州二百餘里見續通鑑長編馬氏誤合兩縣地爲一其失於詳審者二舊縣志不此之辨顧誣其以西古城爲允吾又以允吾在縣西北三百里外抑何俱歟同上長城不在狄道辨 狄道州志辨長城不在狄道其說甚明蓋以狄道爲臨洮始自金時以前固無以狄道爲臨洮者乃復存舊說謂在州城北三十五里又取唐人詩中之及臨洮者悉載焉何耶蓋州志創於道員沈青崖者頗有別擇沈書雖成未及刊布後之纂修者又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五

附益之故一書之中往往自相矛盾也皋蘭縣志又以皋蘭河南邊城爲長城更無據今竟刪之爲允蘭州府志

秦并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黃河以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一萬餘里括地志云臨洮卽今洮州是移長城於洮州矣文獻通考云秦之洮卽今岷州是又移長城於岷州矣是皆未目覩夫長城所出起故不覺言之恍惚也舊志長城在臨洮府城東三十五里今考其跡自東峪溝北山蒼鷹咀起至翠屏鋪大平灘山出境歷五十餘里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卽此處其城厚三丈六尺高低塌損不一有崇墉仡仡崇墉言言處有高僅數尺一二丈處有剝蝕殆盡僅留腳根處有山崩地改形跡全不可辨處今就其可見者繪爲若斷若連之勢其不可見者概存闕焉狄道州續志

謹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秦築長城起臨洮注臨洮秦縣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是以地臨洮水故名洮水出鞏昌府洮州西傾山逕蘭州府皋蘭縣入黃河據此是長城由岷州而狄道而蘭州謂不在狄道誣矣謂僅在狄道不起於岷州抑又非矣蘭州府志狄道續志皆一偏之說耳

甘露降洮陽辨 漢章帝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狄道州志採入祥異條按章懷太子注云二縣屬零陵郡洮陽故城在今湘源縣西北此在後漢書郡國志荊州刺史部內與狄道何涉夫古地名水名之以洮稱者不一也見一洮字即指為此地典故慎矣蘭州府志弓門改石門之非 宋史忠義傳有弓門砦巡檢王琦攻弓門砦在秦州清水縣地史言金人還自熙河云云非即禦戰於熙河之地也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六

狄道河州志俱誤列琦於名宦乃改弓門為石門以遷就之誤又甚矣同

軒轅谷考 軒轅谷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帝生處也或謂帝生壽邱及攷水經酈道元注謂帝生於天水軒轅谷郭璞山海經注亦謂帝居軒轅之邱娶西陵氏女又謂帝居軒轅之國在宿山北實天水地又謂軒谷洵水所出與黑水鄰又謂岷山南乃天水東由是觀之帝之生軒轅谷者真矣皇甫氏以為生壽邱者無攷鞏昌志

羗里城辨 在文縣天牢山上舊有城遺址尙存相傳紂囚文王處邑人蕭籍羗里辨云昔紂聽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羗里文邑有羗里故城下有文王廟從來郡邑皆以文名說者謂吾邑羗里即囚文王處也通鑑載羗里城在相州湯陰縣北說者又謂湯陰者是夫有一是必有一非是然吾邑羗里城在山岡四面臨崖僅一徑出入湯

陰者亦在高阜四面臨崖僅一徑出入基址相同何也想當日紂以文王西夷之人仍當囚之西夷之遠故議及陰平欲投諸遐荒者初念也又慮遠則疏虞不若就近便於禁錮者轉念也總之讐文王之深也當文王囚羑里時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而文王食之以此推之豈有攜羹於千里之外尙堪食者乎則其在湯陰也真吾邑蓋修而未行者也夫夷齊之餓一首陽也隴西人以西山爲是河東人以蒲坂爲是雒陽人以偃師爲是非爭首陽也爭夷齊也文王之囚一羑里也鄴下人以湯陰爲是吾天水人以陰平爲是非爭羑里也爭文王也此皆一偏之見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夫所謂在茲者合天下萬世而無不在也所謂師者合天下萬世之人皆可師也所謂興者合天下萬世之人而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七

皆可興也故能知斯文之所在能師能興則人心有聖而文王在我矣不然即起文王而與之覲面無益也又何必以聖人不幸之地而必欲爭之爲重哉文王生於岐山則岐山果能獨私文王耶通乎此即在湯陰在陰平俱可存而不論矣

武都治考

岷隴踞天下脊領東西漢水悉源其地武都之名寔羌

西固階州所在皆有然用以名郡則自漢始郡治實在今成縣地按前明一統志云成西漢爲下辨道地東漢晉皆爲武都郡治漢書安帝永初閒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略遷守武都羌衆遮陳倉詡用增竈之計疾驅到郡破之時運道險阻詡乃自將吏士由沮至下辨燒石剪木開道數十里通漕其故跡在縣東十里飛龍峽中後桓帝時漢陽太守李翕爲武都太守政成化洽有黃龍白鹿嘉禾連木之瑞適開天井道以便往來民感其惠磨崖作頌紀功於治西

二十里魚竅峽中黃龍潭上辭高隸古歷代寶之而尤見稱於永叔南豐二公陽嘉初扶風馬融移守武都設絳帳以授生徒今其遺址在縣西十五里廣化寺側昔賢題詠甚多武都郡治在成歷歷可徵如是是奚爲而繫之階州也意其時階亦爲所統治在武都西界故是之取爾如必指階爲武都郡治無論階州於時爲邊屯未嘗置郡卽武都之山亦屬西固去今階州治尙遠且不見甯羌之郡亦武都其名乎夫古今來一地而數名一名而數地者指不勝屈獨一武都乎哉

簡階州志黃泳文

西縣西城辨 隴右之西縣始置自秦本周西犬邱地也以與秦仲子蒞公爲西垂大夫後因置西縣屬隴西郡至晉改爲始昌縣漢初周勃樊噲破西丞建興六年武侯屯西縣馬謖戰敗街亭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皆此縣也其地在今禮縣東南數十里

漢志西縣有嶓冢山宋書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八

楊定奔還隴右徙治西縣界之歷城在仇池北百二十里西縣疆域於此可見漢中之西縣始置自隋本白

馬城也後魏置嶓冢縣隋改西縣屬漢川郡朱梁天復二年王建攻興元使其將王宗播克西縣寨使王宗綰城之號曰安遠軍及唐書宋史之稱西縣者皆此縣也其地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四十里秦漢之西縣史亦稱西城建武八年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帝使吳漢岑彭圍西城此西城卽西縣也漢置西城縣東漢以爲西城郡治魏改郡曰魏興後周省西城縣隋復置唐宋因之魏曹真由斜谷侵蜀魏主詔司馬懿泝漢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謂此西城也其地卽今興安府治

城西南三里有

後魏上封縣有東西二城金城邊問天水梁會據

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刺史封敕文擊卻之此西城乃上邽二城之一在今秦州西六十里

秦州新志

成紀辨 有顯親川之成紀有秦州附郭之成紀李吉甫曰成紀漢

舊縣東南至州一百里後漢書隗囂傳注成紀在隴城縣西北樂史曰漢顯親廢縣城在成紀縣東南王存曰成紀城在顯親故城北三十里皆謂顯親川之成紀也自西漢至唐天寶之成紀縣在此中間雖暫廢於後魏重修於後周徙郡於開元城址偶有移易要不出顯親數十里內今秦安縣陽元川在城北三十里北乃其地樂史曰祿山之亂秦州陷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移理成紀縣在舊州謂顯親川南一百里皇朝為雄武軍節度使顧祖禹曰成紀廢縣即今州治皆謂秦州附郭之成紀也自唐大中至元宋始併上邦入成紀元末始省成紀入州之成紀縣在此或曰北宋移治今秦州五城即其地文獻通考成紀後周縣有朱園山邦山舊唐書志成紀舊治小坑川開元中移置敬親川敬親即顯親也小坑川似即後周重立成紀之治所既有朱園邦山則在伏羌秦州之間矣此成紀又出李吉甫樂史李賢之說之外然無他書可證姑附識於此以待達識決正焉 同上

秦安嚴志據後漢書注成紀在隴城縣西北水經注隴水西流逕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九

氏亭南之文謂成紀初在靜寧州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按治平川在靜

寧州之西南此云西北誤也繼在秦安北三十里之顯親川最後乃入今秦州

其言甚辨析然謂漢至後魏之成紀在靜寧西北實臆說也隴城

在秦安縣東九十里而顯親川在縣北三十里較之隴地已為西

北安知章懷太子所謂隴城西北者不即指顯親川而言漢光武

分成紀為顯親侯國二縣之接壤可知即使成紀居北亦當距秦

安治五六十里耳何至入靜寧之北境氏亭水固出靜寧東北然

考酈注之文自二水合流後西南流逕清賓溪北又西南合黑水

又南會澍水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又南合燕無水又南會方城

川水又南乃逕成紀縣東計自西逕氏亭至此南行約已數百里

尚在靜寧境內乎酈注又云成紀水源出當亭川故瀆東逕成紀

縣當亭川者伏羌縣地也益見成紀之去秦安縣治不遠矣同上

略陽辨 隴右之略陽縣始置自漢西漢曰道東漢曰縣晉改廣魏

郡魏置治臨渭為略陽郡而以略陽縣屬焉後魏併略陽入隴城周復置

隋改隴城縣魏書地形志有略陽郡無略陽縣而隴城下注云有略陽城隋志隴城下注云舊曰略陽開皇二年改河陽六年改

隴城年改建武初來欵從回中道襲得略陽建安中曹操遷李特祖於略

陽皆此縣也其地在今秦安縣東北六十里漢中之略陽縣本漢沮

縣地後魏太和中暫僑置略陽縣為武興郡治旋為梁所取以為武

興番王國西魏復取之改順政郡漢曲縣隋改順政縣宋開禧三年

始改略陽宋志有順政無略陽順政下注云開禧三年改略陽元明以來史稱略陽者皆此縣

也其地即今漢中府略陽縣同上

後魏及隋雖併略陽入隴城而略陽之名仍屢見於史如永安三

年爾朱天光討賊帥王慶雲屯兵略陽永熙三年宇文泰擊侯莫

陳悅於水落悅退保略陽及舊唐書權德輿傳稱天水略陽人新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十

唐書權皋傳稱秦州略陽人者皆是疑隋廢略陽後又復之特史

文闕略耳明一統志見唐志無略陽縣遂以權德輿父子為關南

略陽人漢中府縣志亦以宋垣護之叔姪為漢中略陽人殆未考

漢中略陽之立於宋末歟同上

漢陽辨 漢置之漢陽郡本天水郡也明帝改名至靈帝而分為南

安至晉而復名天水或云曹魏復名今秦州治即其地後魏置之漢陽郡本

蘭倉縣也太平真君五年於縣置漢陽郡西魏廢帝改為長道郡而

縣曰漢陽今之禮縣即其地禮縣南有漢陽川蓋沿古郡名也或曰郡在成縣後魏延昌初

又析南鄭城固別置漢陽縣屬漢中故治在今城固縣西北三十里

故漢魏時凡史稱漢陽者事皆在今秦州元魏時凡史稱漢陽者事

皆在今禮縣成縣魏收地形志所云漢陽有胡城者則在今城固若

張駿置於河西之漢陽晉置於蜀徼之漢陽屬朱提郡唐改沔州為郡之

漢陽則去秦隴甚遠固不必辨爾同上

文州辨 後周明帝以葭蘆郡為文州本漢之陰平道三國之陰平

郡也至明初始降為縣今階州屬之文縣即其地唐武德初於隴城

置文作交者誤猶阿陽之為河陽也州八年州廢以所領隴城縣屬秦州今秦安縣

東百里之文州故城即其地二文州皆與禮縣無涉元之禮店文州

軍民元帥府立於禮店而兼文州為名者鎮撫番戎南暨陰平故也

禮縣志據此府名遂謂文州在縣境舊州志亦疑文州之即禮縣皆

未詳考按竺邇傳文也同上

安陽辨 漢有二安陽縣一屬漢中晉有三安陽縣一屬隴西隴西

之安陽後魏又置安陽郡隋改曰長川晉書西秦載記乾歸乃與沒

奕干攻大兜鮮卑酋長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藝術傳王嘉隴西安

陽人皆謂此安陽也今秦安縣西北之長川城即其地漢中之安陽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十一

在興安府西百餘里後漢分安陽西城置西城郡謂此安陽也今漢

陰廳即其地同上

仇池辨 有仇池國有仇池鎮有仇池郡有仇池縣漢建安中氏楊

駒始徙仇池子孫世據以為國謂之百頃氏王此仇池國也今成縣

西北七十里之仇池山是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仇池鎮後亦為楊

氏所有今成縣治是晉太元中楊定奔還隴右求割天水之西縣武

都之上祿為仇池郡孝武許之其治當在禮縣東南西魏置仇池縣

於興州後改靈道隋省入順政今漢中府略陽縣西北百六十里之

仇池城是同上

泥陽辨 漢泥陽縣屬北地以在泥水北得名今慶陽府寧州東南

五十里之泥陽城是後魏置泥陽縣於菓亭水北西魏廢為鎮今徽

縣西北七十里之泥陽鎮是漢初酈商破雍將蘇駟於泥陽三國志

傅嘏傳云北地泥陽人皆寧州之泥陽也梁貞明初蜀將王宗翰與李茂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蜀兵敗乃徽縣之泥陽也徽縣志因鎮名泥陽遂據諸傳入人物篇蓋未考此泥陽之始於後魏耳同上

白石辨 漢之白石縣屬金城郡永光二年討隴西獫狁羌任立為右軍屯白石謂此縣也今狄道州西北之白石城蓋其地後魏白石縣

屬仇池郡其地當在今禮縣成縣之間後漢上祿縣有白石鎮中元二年燒當羌寇隴西天水兵敗於白石謂此鎮也今西和縣之白石

鎮即其地晉清水縣有白石堡義熙六年赫連勃勃寇隴右遂趨清水後秦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奔秦州勃勃東攻白沙鎮西攻白石

堡謂此堡也今清水縣西北四十里之白石城即其地同上

故道辨 史稱故道有指縣言者有指郡言者故道縣置自秦史記

漢王從故道出陳倉又曹參攻故道此指縣言也今漢中府鳳縣即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其地故道郡置自後魏水經注兩當有尙婆川魏故道郡治也川在

今兩當縣西南二十里而兩當縣東故道山下又別有故道川同上

永甯辨 徽縣東四十里之永甯鎮乃元永甯廢縣也宋亦有永甯

縣崇寧三年以永甯寨置屬鞏州地在今伏羌縣西四十里同上

石門辨 宋康定中劉滬追氏人至石門今秦安縣北二十里之石

門峽即其地顧祖禹曰石門峽在靜寧州南一百五十里按宋閭門祇候劉滬

築水洛城守之其追氏人所至之石門在今朱家店子之西與在靜甯州之南一百五十里適合此云今秦安縣北二十里之石門峽即其地查秦安縣北十里雖有鎖子峽然從無呼為石門者至二十里則平川矣當以在朱家店子之西距水洛城三十餘里者為是

嘉靖閒階州回賊犯徽縣官軍破之石門今徽縣東南有天門山志

云中有石門宛具闔闔豈即其地歟清水北四十里亦有石門則去秦安南境不遠矣 同上

嶓冢山辨 嶓冢山有二一在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發源此山

漢志所謂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者也一在漢中府寧羌州東北九十里漾水即東漢水發源此山魏書地形志所謂嶠冢縣有嶠冢山漢水出焉者也然班固於西嶠嶠冢上誤加禹貢二字又以氏道為禹貢漾水所出臆道元亦踵其謬後之說東西漢水者牽混糾紛其誤皆源於此同上

西江辨 五代王仁裕夢以西江水浣濯賜胃因題其集曰西江此

西江即西漢水一名犀牛江者也流逕禮縣城西土人謂之西江宋寶慶三年蒙古太祖次清水縣西江攻德順軍清水等城此西江在今清水縣東北同上

形馬諸山清水諸水辨 清水縣西北五十里亦有形馬山縣志云而

人皇氏所出之形馬山則在今秦州南九十里或云即州東六十里之伯陽山路史注云山在秦州伯陽水出之秦州東南五十里亦有秦亭而非子所封之秦亭則在清水縣東四十里俗名亭樂山李吉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甫曰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山今天水隴縣秦亭秦谷也樂史曰清水

地即秦仲所封當時邽戎未滅秦亭之不在上邽南也明矣清水縣東南三十里亦有邽山縣志云唐武德四年暫立邽州於清水蓋因此

山為名而上邽取名之邽山則在今秦州西北水經注渭水東歷上

邽縣北邽山之陰可證也顧祖禹曰上邽城在秦州西六十里舊州志謂上邽故城在州東四十里邽山在其上者似無據禮縣西南七十里亦有清水從番界流來太平寰宇記云而光武遣

蓋延西擊清水諸屯唐盟吐番之清水則在清水縣西郭外清水縣東三十里亦有段谷縣志云而姜維戰鄧艾之段谷則在秦州東南李

吉甫曰段谷水源出上邽縣東南山下可證也水經注藉水出當亭

下流入渭又曰上邽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合藉水今藉水自州西境過城南而入渭於州東二十餘里即藉水渭水可以定上邽即上邽可以定段谷若清水志所謂上邽縣城者與藉水謂水皆迥不相及乃唐中葉之上邽鎮耳蓋上邽既陷後僑立此鎮以處遺民而說者謬謂大中收復秦州改縣為鎮夫既收復則有縣矣何為復立鎮乎凡清水志之攙雜上邽事者皆緣此致誤故因辨段

谷而附 清水縣東六十里亦有濁水川縣志而後魏置戍之濁水宋

及之 嘉二十年將軍姜道威與 則白水之別名也其戍蓋在徽縣西南濁

水江縣志有上徽縣西北四十里接成亦有方山而宋楊政所守之

方山原則在鳳翔府隴州西南二百里晉隆安初武都氏屠飛啖鐵

等叛據方山亦此地紹興十一年割地界金人金人求商州及和尙

之在隴東審矣 徽縣東南六十里亦有雞冠山其陽曰雞冠隘縣志而宋曹

友聞兄弟禦金人之雞冠隘則在漢中府沔縣西南六十里龍門山

麓去大安驛十里同

積石考 集傳引地志謂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

龍支縣界也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

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

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杜佑通典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函

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甯衛地界山是也

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山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

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出于闐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

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

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

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

為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蔥嶺

總與河源無涉 至水經注并云積石在蔥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譏杜佑

至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

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

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

于唐矣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

書經傳說彙纂

按禹嗣父功其時懷襄尙傲所急者河之治耳施功自積石自指雍州境內之地言必如漢書西域傳及水經注所云求之荒徼外數千里均於當日情事不合故仍遵集傳爲是

吳鎮鳥鼠同穴辨 按鳥鼠同穴是一山而四字名者禹貢導山條內西傾朱圉鳥鼠此舉偏名蓋與西傾朱圉列舉不得不摘二字名之也導水條內導渭自鳥鼠同穴此舉全名蓋單言鳥鼠同穴則可以備舉四字名也孔氏尙書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張氏地理志不相牝牡其所以註鳥鼠異也其所以註鳥鼠同穴則一也爾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鴉其鼠名鼯山海經西山經有鳥鼠同穴之山郭璞註二書皆云鳥常在外鼠常在內共穴而居故山以是得名又有鳥大鼠小之說通志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今臨洮渭源縣卽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五

漢首陽其地有鳥鼠同穴山凡此皆經文傳記可證可據者然則鳥鼠同穴之爲一山明矣而或者必欲別而二之以鳥鼠與同穴爲兩山不惟使此山一山兩名且使渭水一水兩出不亦鑿而無據乎爲此說者其亦少見多怪以爲四字不可名山也然則岍岐皆山王屋底柱皆山而鳥鼠同穴豈非一山歟變而推之則職方氏之醫無閭春秋傳之華不注以及山海經之罇于母逢猗天蘇門皆不可以爲山國語之雲連徒洲山海經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皆不可以爲國爲藪而必析之爲二離之爲三然後可耶故鳥鼠同穴之可一而不可二也昭昭矣然或稱鳥鼠同穴或稱鳥鼠而必不可單稱同穴者此又何以故也蓋言鳥鼠則同穴之義見言同穴則鳥鼠之義不見張澍首陽山考 或問於余曰史記正義古所言首陽凡五也孤竹子餓處果在何許余曰在吾甘之渭源縣也曹大家幽通賦注云夷

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其說蓋不易也且不獨曹姬也莊子蓋先言之矣其言曰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遜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閔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遜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而死其云西至岐陽蓋二子已到岐周也又云北至於首陽之山是由岐而北至首陽也且不獨蒙叟言之而二子又自言之矣其歌曰登彼西山兮則固西方之山也今渭源縣首陽山固在岐陽之西北也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許慎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夫二子旣於岐周見武王不合自當竄身僻陋以韜晦矣何又反於通衢以閱伐紂之師徒哉又何能歸令支故國伯僚恐不致之餓坐視爲枯骨哉余故曰曹大家之說是也然後儒以首陽在蒲坂者誤以雷首爲首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六

陽也以首陽在洛陽者誤以首山爲首陽也以爲在遼西者誤以令支爲首陽也書云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傳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蓋以山氏者

按首陽在隴西確鑿可據馬融以爲在河東蒲坂者或誤於采苓之詩有首陽字耳

國朝吳赤谷之璉襄武外志引文獻通考謂采苓詩本秦風之首乃錯簡爲唐風之末秦以信讒亡國故詩人於篇首發之所以垂戒也理或然歟第他處首陽無薇蕨而大隴山以西處處有之獨首陽所產最佳采薇之歌又確有明徵自漢迄晉皆置首陽縣後改渭源縣今首陽山屬隴西縣境內上有清聖祠列入祀典

左宗棠隴西縣首陽山宜祠清聖辨 天下四首陽皆以二子名以在今甘肅隴西縣者爲最確山在前明屬渭源鞏昌府志藝文類載

明人楊恩首陽辨蒲坂渭源隴西首陽是非甚悉而不辨遼西偃師之附會者又誤解莊子索隱謂岐山之西別有首陽今刪錄楊氏之辨參以己論書之廟碑蓋首陽之說明則二子之祀定矣楊氏之辨曰蒲坂之南山名雷首書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又名首山春秋傳曰趙簡子田於首山非二子餓死之首陽也唐風采芑采芑首陽之巔馬氏文獻通考謂秦風之首誤列唐風之末是首陽在秦不在晉書曰導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經傳可據如此又曰蒲坂去豐鎬不及四百里二子恥食周粟不當仍居周地隴西古西羌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周初未入版籍故二子餓死於此又其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明言山爲西山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坂爲南山惟隴西在中國之西渭源首陽又在隴西之西故顏師古曰歌登西山當以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七

隴西者爲是數說最稱辯覈而世猶以遼西偃師斷之爭之許氏說文暢下曰暢山在遼西一曰隅夷後人遂指爲首陽按遼西暢山在今直隸盧龍縣東南二十五里孤竹城亦在縣南後人所以附會者此也然二子旣交讓其國卽不如秦伯虞仲遠竄荆蠻亦當逃之境外以絕國人之望如徘徊數十里之間國人求而得之矣中子何由得立乎又使首陽誠近孤竹昆季堅卧不起中子得國有聽其餓死之理乎許氏但云暢山不云首陽此附會之易辨者劉氏延之曰首陽在偃師按偃師縣在今河南去紂朝歌不遠孟子明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若舍孤竹之偃師是非避紂直就紂矣且其地濱河非濱海也居中非迤北也此附會之宜辨者夫蒲坂旣無首陽遼西偃師又附會不足據則首陽實在隴西縣二子之宜祀於此決矣蓋北海卽渤海在今山東直隸界當陝西之東非二子自東而西以就文

王之養乎及武王伐紂正諫不從東既不可歸周又不可留乃益西遁踰越周境至首陽之下餓死耳其詩曰吾安適歸兮正謂此也故曰以渭源首陽爲最確至楊氏引莊子北至岐山西至首陽索隱謂首陽在岐山之西遂疑寰中有五首陽則楊氏讀書鹵莽耳岐山縣屬今陝西鳳翔府隴西縣適當其西故自岐山至首陽必云西此正隴西首陽之證非又一首陽也山有兩賢墓後人祠其上歲久傾圮縣丞馮君森楷從軍其地集賢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馮君有焉經始於同治十三年十月落成於光緒元年四月軍主范君秉誠以書來請曰願有紀余謂二子高節孔子賢之孟子聖之司馬遷作史記入之列傳固如日星在天江河在地婦人小子皆知有此兩人者惟其生而餓死於荒裔死而天下爭其餓死之處亦百世而下聞風興起之微也余是以辨之以定隴西之祀而表馮君之賢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六

張伯魁崆峒辨 宇內有崆峒七汝州蘄州岷州肅州狄道西和及平涼也以爲黃帝廣成之蹟者惟蘄汝與平涼蘄無前徵莊子言黃帝遊襄城問道於崆峒後世據此以汝之崆峒爲真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笄頭漢武帝慕黃帝之事西遊登崆峒出蕭關且笄頭在崆峒旁蕭關在崆峒北百二十里俱屬平涼黃帝廣成之蹟必非蘄汝所得冒餘四崆峒又烏容冒耶

笄頭山考 笄頭山介在大小馬駿山南上銳下廣軒陰輊前有斷壁絕蹊徑東西踰兩馬駿始達其地高而深幽巖端有巨石互依倚遠望若笄然黃帝西至崆峒登笄頭卽此隋郡國志平涼有笄頭山史記漢書皆爲雞頭山金史作羊頭山誤自笄頭西南折有峻嶺逶迤下屬被以修林紅碧閒植若纈繡至麓寺止是爲前峽卽古笄頭道通隴右最險隘乃漢建武中與隗囂相拒守處晉郭璞註山海經

以涇水發源處爲筭頭考涇之源距此六十里其上有湫名湫頭山地僻在西南非隴右通道與史不合蓋湫與筭聲相近必譌湫爲筭或曰筭頭西二百步涇流從峽口湧出望之若初發於源者故郭璞云然

沈青崖西傾山考 書傳曰西傾山名段國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郭景純注山海經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與洮水同出一山乃知強臺西傾之異名也推其自來指強臺爲西傾者始自郭璞與酈道元也沙州記又載有強城則秦漢開強臺山下故有城郭至晉乃沒於吐谷渾爲羌戎地耳杜氏通典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谷渾界禹貢雖指謂在洮州廳西南四百餘里蓋推本元和志洮水出縣西南三百里西傾山而臨潭故城又在廳西南七

甘肅新通志

卷二百

志餘 考異

九

十里故決其爲距廳四百里乃知元明一統志以西傾去洮州二百五十里者謬也至於近日更誤以漢之臨洮爲今之狹道因謂狹道西南一百五十里有西強山即禹貢之西傾又有謂漳縣西北七十里亦有西傾山又如雍勝略亦附會無稽指洮河東岸之馬銜山爲西傾者不顧經傳不考載籍妄加傳鈔以惑人耳目余故亟釐正之黃河源考 元史地理志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按唐書作劉元鼎此誤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閼磨黎山然皆厯歲月涉艱難而其所不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

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顛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闌闌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案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遍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爲八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

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書經傳說彙纂細注

恆水考 在州西南三十里源出西傾山東入於洮吳鎮日書云西傾因桓是來馬融注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夫既言無餘道矣豈桓水之外又有一洮水而洮水之外又有一恆水平按洮水一名桓水意恆桓字形相近而洮水即桓水也不然則洮水之大遠過涇渭且爲積石必經之路豈禹貢反不載耶

狄道志

白水考 禹貢敘九州入貢之道亦祇明其大略邊陲荒遠之區其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時尙未開闢勢不能遍歷而周知若梁州之貢道而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按西傾及潛沔諸儒尙無異論惟桓之名不見他經而衆說歧出莫可折中於是以前桓爲水名者孔安國馬融也以桓水出蜀山入南海者班固地理志及水經也以桓爲隴坂名者鄭康成也鄭氏固非乃唐初作正義獨取班氏之說而不知其均不合也嘗考桓水發自西傾即白龍江之源流而元和志又云太白水一名羌水經曲水縣北一里亦即白龍江嗟乎此論一出匪獨桓水混淆即文水名目亦因之以紊按寰宇記文之水名白江在今縣城南源從四川松潘赤磨嶺南流而下灤澗曲折於海池與黑水河合故白水一名白河焉越南坪南與蒼朮河茅柵水合西與安昌河合南與岷堡水合北與馬連河東維水合又東經廢曲水縣與白馬水羌水合又東至陰平橋經城南與麻關谷水合去赤磨嶺

已三百六十里由縣東下復合眾流注至玉壘關與階州白龍江合

岷山為北源西傾為南源

其源發自西傾與縣南之白

水發自赤磨嶺迥異而水經注於白水所歷敘述鑿鑿宜非臆撰但

以為出自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逕陰平故城嘗據

今日輿圖潛考實無一水出臨洮境經南坪直入文縣境以達四川

者也若夫由洮西固階文以入蜀境而合於嘉陵江者則有縣北境

之白龍江江源發自西傾實古桓水聚匯眾流至階已成巨浸由階

東南流至栗亭入文縣界又西南經臨江橋復東南注至玉壘關始

與縣南之白水合此誠求之目驗而信證之經文而合者若地理今

釋謂白水即桓水之說此蓋指白水江發源而言非指文之白水也

觀齊召南水道提綱白水江即古桓水亦曰墊江源出邊外洮源東

南之西傾山東南流入陝西邊

彼時陝甘未分統名陝西

經武都關南又東經西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固所南又東南與白龍江會又東南流至階州西南又東經州城南

又東南經文縣東境又南經玉壘關又東南入四川界齊氏此條於

今日水道最為明確惟白水白龍江與玉壘合流未能辨明亦是一

誤至白水合白龍江入四川界經昭化縣北與嘉陵江合自是不刊

之論胡渭顧祖禹諸說紛紜徒滋疑竇又寰宇記云武州水在縣東

八十里從隴右故疊州常芬縣下流入故松州東過白水江次入利

州昭化縣合嘉陵江此言白水之源而誤以白龍江之中流當之者

蓋白水實過縣南不在縣東其誤不待智者而辨也總之言白水入

白龍江合入桓水則可言源出桓水則不可名白水則可名白龍江

則不可又覽名勝志白水俗亦名清水江以其清澈鑑物故名爰悉

考之並參武都邢氏說以為後來者稽焉

文縣志

沈青厓入洮諸水古今異名考 余讀甘肅通志見狄道縣山川收

採葷川水葷葷川水藍川水此蓋不忍割愛於水經注之古名而又不能強指今之某水即古某水故附載於此以待博雅之考訂也夫南北朝之山川名目史志相沿應有記述而何以遽致湮沒蓋自晉以後紊亂於十六國唐之中葉疊宕洮岷沒於吐蕃故唐書紀載闕略金元雖得其地不可復考明爲番僧土人竊踞僅羈縻之耳惟國朝幅員廣輪莫不享王如疊宕古州雖不改爲郡縣而隸在洮岷道屬土司之下莫非臣妾猶之版圖也惟呼宕昌爲炭廠廢疊州爲鐵步僅取其音之相似而不復知爲古州郡矣然則入洮之三水其古今名稱之不同者雖不敢指證而約略揣摩臚注之文言言有著故繪古洮水一圖今洮水一圖以合徵之不難瞭如指掌亦庶幾讀書考古之一助歟

洮河考 在州西三里明史自洮州衛流經此至蘭州而入大河松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潘志稱洮水源出潘大分嶺西經臨洮蓋松潘之北即舊洮州之南也與地理通釋云出西羌中者合廣輿記洮河經府城下聲如雷每冬初冰凝圓如珠子蔽水而下

狄道州志

武全文涇源辨 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山海經則曰數厯山之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考高山在平涼郡西水由氏亭川而東笄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百泉流爲涇皆匯于郡城之西數里如以地志爲據則百泉爲源高山爲支以山海經爲據則百泉爲支高山爲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與洧同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大倍于氏亭川水經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笄頭以地理計之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地頗遠笄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近其氏亭居崆峒之西北笄頭出高山之東南似又不當以遠者爲支近者爲源下者爲源上者爲支也無

已則隨山而度其勢循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由崆峒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勢爲最順高山之水西出氏亭川地遠流細北亂于涇勢則少逆矣後世述河源者曰崑崙又曰星宿海涇之大也不及河而達于河涇源人稱百泉者謂其離奇湍瀉不可狎視幾與星宿海同禹貢涇水兼屬渭汭綿互八百餘里爲雍涼之閒巨浸則其發源必有神靈瑰異非常之觀高山諸流固不可與百泉深廣同日而語也故山海經雖出于前而紀涇源者必毅然屬筭頭禹治水必隨山順其勢也禮祭海者必先河神其源也然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太華雄峙隴山西北筭頭密邇高山視之如太山培塿然故志山者舍卑而從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統筭頭於高山而涇水因之朱子注汭源曰吳山義固與高山同也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五

汭源辨 後世稱汭水者以誤沿誤千載滋疑止緣朱子註詩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註禹貢出弦蒲藪之西北遂不復詳察其地而以隴州汭源縣爲汭水之源今考隴州諸水皆由汭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汭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據而妄稱之考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汭水紀載甚確則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與隴州山連壤接界內諸山皆屬隴又曰小隴山且唐宋之際縣舊屬隴尙未入平涼也則朱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執隴以問汭耶載考弦蒲藪在今隴州蒲峪是汭隴之西藪也而其西北即爲華亭西山是蔡氏之說亦非刺謬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汭水爲汭則泥古所致不審于禹貢涇屬渭汭及公劉芮鞠之即果何所解也是不可不辨

達禮善涇渭考 水利者民事之所急也自周起西陲歷秦漢至唐

關中遂爲建都之地名山大川厯厯可數而渭清涇濁君子存鑒別之思焉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過狄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武功槐里南與澇澧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又與漆沮水合至潼津入河尙書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是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興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台漆沮水亦自潼津入河禹貢所稱導渭自鳥鼠同穴又東會於涇又云涇屬渭汭是也二水之所自出者如此而涇渠之利最大先是秦數伐韓韓命水工鄭國說秦鑿引涇水合秦師不得東伐秦覺欲殺之國曰爲韓延數歲之命耳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於是秦令國卒成其功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渠漢元鼎閒左內史兒寬因鄭渠旁有田高不及溉者奏請開六輔渠以溉之趙中大夫白公又穿渠引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因名白渠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嗣後宋大觀中有豐利渠元至大閒有王御史渠明成化中巡撫項忠又有廣惠渠渠名數更要之皆發源鄭國耳二水一清一濁各稟天地自然之氣無容勉強且皆足以備亢旱濟農功開億萬年民事之利非若君子小人判然有薰蕕冰炭之異也然易之道以陽畫爲君子陰畫爲小人陽則輕清而象天陰則重濁而象地所謂君子小人者特其象耳渭水之清非真有勝於涇而其象有似乎君子涇水之濁非真有遜於渭而其象有似乎小人君子所以起鑒別之思者此也

陶保廉涇水考

涇水在平涼府城西北出華亭縣西北九十里

頭山有八峰形如冠髻下有深峽峽內三澗俗名涇河腦東西四五里受清泉數十東北流十五里爲白巖河或云百泉之譌又十五里安化鎮宋安化縣後徙原州制勝關以此爲安化鎮金改爲化平縣故又名化平鎮又三十餘里入平涼境過崆峒山六盤氏亭峽諸水匯焉俗謂涇之北源山海經所謂高山涇水出焉然氏亭水小故數涇源者必屬笄頭淮南子涇出薄落山高誘注即笄頭笄頭爲崆峒南支故或曰涇出崆峒

涇渭清濁辨 詩曰涇以渭濁解經者皆言涇濁渭清乾隆庚戌

上命陝撫秦承恩詳加履勘尋奏稱涇流似江漢渭色與黃河同合流處

一望可辨七八里始溷爲一並於急流取水澂之涇一石滓三升渭一石滓斗許以所目驗攷之碑乘詢之士著涇清渭濁毫無疑義

渭水辨 禹貢涇屬渭汭詩芮鞠之即毛氏鄭氏二孔氏以水厓水北水內釋之周禮職方氏其川涇芮鄭注曰汭在幽地賈疏云此與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詩注不同者蓋周公制禮始即皇澗名曰汭耳然賈氏未言原委所在班氏地志始以扶風汭縣之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者爲詩汭泥之汭雍州之川說經者多從之余按詩書所言汭夏商不以爲水名鄭注周禮謂在幽賈氏又以皇澗爲汭則汭必在幽國中非僅經流邊境者也今華亭之汭於涇州入涇與幽無涉長武之汭於縣南入涇距三水甯州二處公劉故都尙遠必非幽中之皇澗此可疑者一周禮其川江漢其川淮泗皆舉大小相匹者涇水長千餘里今涇州長武二汭均非大水周禮豈以細流配涇而曰其川涇汭乎此可疑者二周禮舉川浸括一州大勢言之涇州長武二汭相近原流方向亦相若職方氏何遽以爲川致近似者皆得冒名乎此可疑者三詳爲尋究其川涇汭之汭古人必以幽地大川當之或即慶陽之環河乎環河出環縣西北七十里水源鋪南流經府城西曰西河府

南爲不窳城西南有西姬峪相傳公劉子姓所居環河遶城折東南會於東河又南更名馬蓮河經合水縣西南受建水至甯州西經公劉舊邑左受大延川右受珊瑚川大延川在城西會九陵川其源有大陵水小陵水志稱卽皇澗也馬蓮河又南經正甯縣西又南過甯州政平鎮受羅水至長武北入於涇此環河之可以爲泃也或問有證乎曰有賈氏以皇澗爲泃寰宇記正甯縣下引水經注曰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幽陵水卽皇澗云云說文皇大也目爲皇澗必非細流蓋古時因皇澗入環河故環河亦蒙皇澗之名公劉詩但稱皇澗而泃指水厓非水名周禮乃名皇澗爲泃實卽以環河爲泃幽地之川足配涇水莫大於此至蒞蒲藪之水漢人名爲泃當時未必以爲幽地之泃班氏始證以泃鞠之卽後人從而附和之環慶之地久陷戎狄漢唐又無文士辨正遂湮沒至今耳如

甘肅新通志

卷二白

志餘 考異

三

以余言爲妄則涇州長武二泃皆不足以配涇當別求一川以實之蒙恬入名宦辨 舊志名宦首載秦蒙恬漢霍去病夫謂之名宦必有功德於斯土者恬等不官此地徒以行師所經豈有惠澤及人若謂其開疆闢境使隴外之民始通聲教則秦漢之舉正孟子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其功罪豈足相掩惟宋代王韶諸人皆卽官此地其事蹟有不容略者然其行事甚悖者亦不

濫載

蘭州府志

刺史皮陽入名宦辨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元年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西羌傳則云陽大敗死者八百餘人陽坐徵免狄道州志乃云羌爲陽所敗羌死者八百餘人又妄增得駝馬無數隴右獲安等語而入陽於名宦嗚呼陽何幸而得遇此種讀史之人也上朝那人物宜分屬華亭考 漢魏時皇甫最爲隴東著姓威明父子

叔姪漢史稱朝那人其時平涼華亭皆爲朝那故平涼亦收皇甫氏
入人物志而華亭縣志載華亭古盧國地周後屬義渠秦改朝那縣
隋改華亭縣查朝那山在縣西北鄉間有朝那王廟西城外二里有
皇甫山又名皇家山童叟皆識其名府志古蹟皇甫山居在華亭城
廢九曲址尙存云云華亭人物列女志冠以皇甫威明夫婦蓋實錄
也節錄華亭志略

隴西李氏辨 舊志人物多載李氏以李氏郡望悉繫隴西故也然
隴西一郡在秦漢時地最廣狄道特其治所爾言狄道者蓋本北史
序傳云李信孫仲翔位漢太尉討叛羌於素昌臨陣殞命葬狄道川
因家焉而唐書宗室世系表又謂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尙成紀令因
居成紀尙生廣則其居狄道者僅二代耳故史記遂以廣爲成紀人

甘肅新通志

卷二白

志餘 考異

三

也史記止言故槐里徙成紀無狄道之說又止云廣之先日李信而北史則具詳信至廣世數夫信於秦始皇二十一年伐楚始皇老
王翦而不用則信年固甚壯也廣於漢文帝十四年從軍擊匈奴則
其生固當孝惠呂后時矣自秦始皇二十一年至漢孝惠呂后時中
間纔三四年而信至廣已歷六代傳世必無若是之速况漢書百
官公卿表並無所謂太尉李仲翔者則其里居世次名位恐俱不免
傳會昔人皆不察耳

廣之後應留關中即晉時李奔仕涼亦不聞仍居狄道而
自涼武昭王之孫歸魏以後則未有更返隴外者矣今作志者既以
史記有明文不敢上溯及廣而轉自武昭王以下多採入狄道不知
唐以前史多書郡望要其生長之地固已久不相涉也且李氏之見
於史冊者不可勝錄挂一漏萬又何所取乎故凡舊志所收李氏人
物今皆不入或曰如李含李安之類史明載爲狄道人奈何遺之曰
史言含僑居始平其初嘗居狄道與否雖難臆斷然其汙趙王倫僞
命交構河間謀害長沙非正人也削之宜矣若安則唐太祖之孫而
高祖之從父昆弟也太祖八子蕃衍不億而獨以安爲狄道人可乎

且安懷私背公畏身禍而戕其叔父又何所取於是人而錄之乎蘭州府志

渾城非蘭州人辨 舊志以李晟渾城均列此地人物晟爲洮州臨潭人通志改載鞏昌旣正其誤矣而仍列城於蘭州不知城更不得爲此地人也城傳言本鐵勒九姓渾部世爲皋蘭都督攷唐書回鶻傳鐵勒十一部請置唐官乃以渾爲皋蘭州此地理志羈糜州內之東皋蘭州隸靈州都督府本回紇地在今榆林塞外非蘭州金城郡也視西平之鄉相去益遠矣又李素立傳貞觀時爲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亦卽其地舊志及通志載素立於名宦均誤同上

胡纘宗垣刺史權治書誤系漢略陽辨 隴略陽漢爲道晉爲縣後

魏爲郡漢略陽漢爲沮後魏稱略陽亦僑治耳唐爲順政縣志者止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元

見略陽字同不查年代遂系之漢夫垣氏生隴略陽道權氏生隴略陽縣國史列傳明甚

張澍石工安民爲武威人考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常安民以鐫字

爲業崇甯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大碑頌於郡縣令刻石安民

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

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

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澍按石工姓安

名民武威人邵氏以爲姓常名安民誤矣常安民紹興時御史而李

燾長編王清臣揮塵錄均作姓李亦非也武威之安唐時爲著姓如

武威大將軍安興貴修仁弟兄是也李元諒李抱玉本姓安唐賜姓

李矣安氏家世工鐫字如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末云都料安

宏姪仁祚刻字夢英篆書千字文碑末云武威郡安仁祚桀三體陰

符經碑未安仁祚勒字篆書千字文序碑未云武威郡安仁祚棊字
佛說摩利支天經碑未云安仁祚刻字黃帝陰符經碑未云武威安
仁祚棊字夢英偏旁字源碑後云武威郡安懷玉建立扶風夫子廟
堂記碑未云安文璨棊字又贈夢英詩三十餘首詩碑未云武威安
文璨弟文晟棊字新平縣保甯寺浴室院新修鐘樓碑記云刻字安
文晟教興頌碑未云安燦刻字沙門靜已書碣碑未云安文晟棊藍
田縣文宣王廟記碑未云安燦棊字永興軍中書劄子碑未云安亮
刻庵字贊碑未云安民師棊永興軍香城善教禪院王廣慈大師海
公壽塔記碑未云安民師棊高陵重修縣學記碑未云棊者安承年
游師雄墓誌未云京兆安民安敏安延年摸刻奉天縣新修渾武忠
公祠堂記碑未云安民鐫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未云安民鐫鄂
縣利師塔記碑未云安民棊是宋世金石著於人間者大半係安氏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所鐫其駁落沈霾不傳於世者諒復不少其云京兆安民者安民本
武威籍寓長安鐫字故曰京兆也袁了凡曰蔡京篡元祐姦黨安民
知世閒有司馬相公紹興初有旨令毀公隧碑時大風走石有匠氏
揮斤而擊未盡碎瘞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倪元璐跋姦黨碑曰
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孰知後人之欲不毀
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
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
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
然有安民在烏虜安民雖石工其賢矣哉彼天台守陳敏不肯奉旨
刻碑林靈素拜碑下謂諸人姓名皆天上星宿又安民之亞也
曲端論 世徒以金牌屢招黃龍莫飲三字弊獄隗順負屍爲岳侯
之奇冤也而不知曲將軍之被禍爲尤烈夫其枕戈隴右負羽秦川

三宵刀漏百戰箭瘢婁室散魄撒離哀嘯儻使大帥不掣其肘樞廷
得假以權則金城以南麟府而北胡馬不敢牧秋風不能弓甚易易
也奈何鴿鵠飛處滿目旌旗豎子慙妬遽奪我塵誦之以末職幽之
於牢戶毒藥潛施猛火旁熾嗚呼慘已夫甘泉延安之陷沒王庶原
有可誅之罪苟離富平之傾覆張浚豈有可錄之功而媚其助伐羅
織詩詞得使康隨肆其悁忿是真忌良之大愆辜國之元惡也彼王
韶欲復熙河顯忠歸來西夏雖則小懲蜂螫未能大息虺吹未若將
軍之十盪十決矛運陳安百戰百勝幟奪趙國也蓋將軍本鎮戎雄
豪世練土俗視揚子之馬不異連雞挽克敵之弓共驚創沸信吳漢
之敵國實李勣之長城徒以失意權奸大功不就悲呼鐵象束手畢
命道濟收而魏賀左汜誅而蜀驩可以觀矣然當風聲鶴唳卓立雲
旗猶能破強寇之膽收完師之勳而論者尙訾其恃才陵物疑其負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功跋扈以萬安之手書譬諸葛之誅謖殆助桀犬而吠者也至今壁
壘依然空灑部曲之淚中原不復徒傷父老之心此宋之所以終爲
小朝廷也

按續綱目書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是專殺之罪浚實不能
辭其責而端之寃不待辨而明矣惟端前此抗違軍檄屢坐視危
急不援律以軍法本難姑容不得以料敵適中爲之解說也浚旣
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可見浚
雖憾端至此亦有釋然者一讒於吳玠再開於王庶皆以宿憾羅
織成獄而浚之殺端乃決夫謀反之事何所據而云然而詩詞指
斥乘輿之說又顯係有意周內浚豈不暇細審良由吳玠端再起
必不利於公之語中之也蓋浚亦自知非能馭端者有端欲殺庶
事怵於前將恐後之不爲我用故殺之而不復顧惜則浚器量之

狄也端以知兵恃才傲物睥睨一切非能爲人下者浚誠推心置腹虛已以聽度端亦將激於忠義終成破金之功而浚亦坐收能將將之效計不出此而乃自壞長城宜浚之屢爲敵擢而爲端呼冤者且與秦檜殺飛事相提並論也要之人品心術之閒端與飛正自不同而浚與檜亦未可一例耳

馬慶祥及正卿祖常不宜系狄道辨 通志及舊志人物內載金馬慶祥元馬正卿馬祖常攷元史馬正卿傳其先居臨洮狄道金略宋地時盡室徙遼東在慶祥之祖帖木爾越哥仕金以馬爲氏之前慶祥父又徙靜州天山是慶祥已不得爲狄道人况其子正卿乎况正卿之曾孫祖常乎

蘭州府志

禹貢黑水辨 黑水之說聚訟紛紜合雍梁二州言之者三家分雍梁爲二黑水者八家就雲南言者十家就甘肅言者四家分雍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梁及導川爲三黑水者四家各執所見莫衷一是竊以爲羣言淆亂當衷諸聖臆說無憑仍反之經華陽黑水惟梁州是界梁州者黑水也黑水西河爲雍州是界雍州者亦黑水也惟雍州首言弱水旣西後更有導弱水之文而於界州之黑水不復敘入卽梁州亦除界州外不再及僅於導水一見黑水之名遂疑由雍而梁止一黑水者不知雍自有雍之黑水梁亦自有梁之黑水經文明晰本自不淆特人不細察耳雍之黑水卽今甘州之張掖河出雪山之南來源甚遠漢志所謂羌谷水也自野馬川北流出山後復自西南向東北流至甘州城西八里過城北復向西北流會弱水弱水出吐谷渾窮石山流逕山丹城南向西行過東樂折而西北流逕甘州城北迤西與張掖河合舊志謂上流弱水下流卽黑水是矣又西流二十餘里至頭壩南受響山河又西二十餘里逕撫彝

城北又四十餘里逕高臺縣北折西北二十餘里過永豐堡會擺浪河即擺通河又西北六十餘里逕鎮夷峽南又四十里出乾糧山東即合黎山峽俗名鎮夷峽口水經所云至會水縣入合黎山腹者也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肅西北縣延而西接高臺鎮彝二所界今按合黎山在高臺縣北十里自撫彝入境至鎮夷營折而北其尾與毛目城東西斜對相距約六十里又北一百三十里過毛目城西南亦稱額濟納河與自肅州西來之討來河合肅州之黑水肅州之討來河出肅州東南清水堡正南二百里祁連山南鐵里甘達坂西麓導源雪峰萬溝競注西流成河經金佛永安紅山東洞諸堡南山之陽山內平地曰討來川北倚祁連南阻巴拉素嶺東西長二百餘里南北寬五六十里河歷其中廣可二里西北逕交殊之峽抵肅州西逕城北而東是為北大河至臨水堡折東北會紅水清水河三水合流至夾山為白河北過金塔堡西一稱天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倉河東北至毛目城西入黑河即張掖河也自是甘州肅州之河統成一黑水矣又北流二十餘里過天倉邨東北折東北過雙城子又北至額濟納蒙古境即元亦集乃路為崑都倫河譯言即黑水也入索科淖爾即居延海亦名居延澤非居延縣所在也括地志謂張掖東北六十里有居延海非鄙意謂導弱水至于合黎黎者黑也合黎者合黑水也或以合黎為水名或以合黎為地名集傳則以為山名要亦因合黑水而名山也餘波入于流沙何也先是水未治必有下流壅塞氾濫橫流之勢今鎮夷峽有斧鑿痕相傳為禹施功之所此處一疏通其經流自出塞外迤邐歸居延海所云餘波者當是前此壅塞所蓄之水出峽後經流河道不能容溢而旁出滲入流沙流沙甚廣自居延塞外至敦煌皆是然亦甫導之下則然不必永久如此也不言經流者舉餘波則經流自在荒徼之地可略也導水雖單舉弱水而合黎即合黑水則雍州之黑水一筆

結清矣至導黑水入南海自指梁州黑水言非界梁州者一黑水
導水又一黑水也言導黑水而梁州之黑水又一筆結清矣梁州
黑水自應恪遵康熙五十九年

論旨以西藏之喀喇烏蘇

謹按喀喇譯言黑也烏蘇水也

即雲南潞江爲是三藏即三危

聖學淵深一闢諸儒之謬而或疑三危既宅三苗不敘既屬雍州則導水
之三危似不應歧出抑思治梁及岐一岐也導汧及岐又一岐也
荆及衡陽一荆也荆岐既旅又一荆也由是言之則宅三苗者一
三危導黑水者又一三危言各有屬不宜牽混必欲遷就其說無
怪軼轆不清多費唇舌也

李陵與蘇武書真贋辨 李陵事太史公報任安書中嘗言之大
致其痛惜之意身雖陷敗功亦足暴于天下可謂得持論之平惟
李陵與蘇武書載在昭明文選者蘇子瞻以爲齊梁小兒所爲何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義門焯亦主此說謂其不似西漢人文字也夫文筆有高下即並
世之人亦難一致竊計自史遷外能如賈長沙董江都與夫相如
子雲輩以文章名世者幾人哉李陵將門之種世家成紀不幸淪
身異域河梁贈別詩開五言體之祖是其能文可以概見若謂其
書出後來齊梁人之手則當時秉筆者何不直曰擬作而必自掩
其名爲此假託之事夫亦何所利而爲之且何其人之不憚煩也
揆諸情理未見其合况文選所載乃李陵重報蘇武之書而其初
與蘇武書及蘇武還報書世多未之見也茲謹從

欽定淵鑑類函中錄出附載於後以備好古者之探索至文選所載重報

蘇武之書已收入藝文後之人合而觀之勿爲前人成說所囿斯
亦論世知人之事也 李陵與蘇武書日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
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

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
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
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至今爲
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
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
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蘇武報李陵書曰曩以
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
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歆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
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
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
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
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羽毛別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
行被繡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
棄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
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
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
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竝還所贈
按此二書真摯之情出以坦白於文字想見交誼古風正不必
謂贗鼎而與文選所載一並卑之無甚高論也

梁氏家世論 梁統以武威太守隨河西大將軍竇融歸漢光武
加統宣德將軍封成義侯位大中大夫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
侯有聲當時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子虎賁中郎將松尙

舞陰公主議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受遺詔輔政才學亦偉矣獨其因宿恨構陷馬援爲時論所鄙卒以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不出援所戒松弟竦初坐松罪徙九真旣而赦還作七序不樂仕進肅宗納竦之二女爲貴人少者生和帝爲諸竇所忌致竦死及竇太后崩和帝追尊母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封梁竦三子崇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歷安帝至順帝立乘氏侯商次女爲后恭懷皇后弟雍之孫也於是后父商爲執金吾爲大將軍然尙以和柔自守商卒子冀嗣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梁氏遂駸駸不可制矣未幾太后臨朝沖帝質帝之立不出冀掌握旣又弑質帝立桓帝太后仍臨朝益封冀三千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又封其子弟皆爲列侯復立皇后梁氏則太后及冀之妹也計梁氏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美

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雖加殊禮意猶未足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先輸上第於冀次及乘輿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尙書而且翦除忠直慘殺無辜威行內外莫敢誰何洎太后皇后先後崩冀猶不悛帝雖闇弱亦積不能平及受貴人猛母家之訴遂與中常侍單超等成謀卒誅冀梁氏及冀妻孫氏家無長少皆棄市收冀貨財三十餘萬萬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然則如冀之罪惡滔天亦終有覆亡之一日天理固不可誣也竊謂東漢之興竇融歸命統竇贊成馬援說囂不聽爲光武畫策卒得隴此三人者後來子孫皆爲椒房之親明德馬皇后抑封外家爲千古罕有章帝違母訓加恩舅氏馬廖馬防雖有罪免官就國亦克善終則援之家法謹也竇梁二氏視馬氏驕橫矣梁冀窮凶極惡其跋扈不臣較

竇憲又十倍過之顧竇憲誅而鄭眾封閭顯誅而孫程封梁冀誅而單超等又封宦官之勢燎原已熾至竇武何進爲宦官所殺卓操因而乘之漢鼎遂移論者謂西漢亡於外戚而東漢亡於宦官其實禍源仍外戚兆之真千古之大戒也因梁氏世爲安定烏氏人統父子依舊志收入人物其後裔如冀者遺臭萬年特備論之以見爲人臣者家法不可不謹梁氏而有冀覆宗絕祀亦梁氏之不幸也

宋臣張俊不宜列傳論 按通鑑輯覽紹興二十四年秋八月書張俊卒削其官分注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鋹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焉竊以爲檜之殺飛俊實與其謀雖磔俊於市不足以洩古今人之憤若云戰功則又無一可徵信者考之史建炎四年金人攻明州俊帥師遁越九日金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師入城屠其民九月金人圍楚州趙鼎欲遣俊救之俊辭不行紹興六年二月韓世忠圍淮陽烏珠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俊俊不從十月劉麟入寇俊又張大賊勢以聞七年冬俊棄盱眙奔建康十年宿州亳州以次平王德請俊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十一年烏珠趨歷陽俊欲棄淮不守分軍以駐南岸經王德諫而止及劉錡遏金兵戰屢捷夾石梁河而陣遣人會合俊師及他軍翌日諸將俱至俊獨後期已而濠州陷或言敵兵已去劉錡謂當嚴兵以備俊不聽而欲自以爲功且阻錡勿往遂致沂中等遇伏軍潰死傷枕藉又信諜者之妄人劉錡軍還言曰敵兵已至幸錡節制之師不爲所搖若他軍則驚潰矣是俊惟怯無能又復鬼蜮多忌已可概見至其戰高橋也則因韓將軍其敗李成也則因岳忠武其復宿州戰和州也則皆因王夜又苗劉之平韓世忠力也

而俊分其功鐵山之號按之情事亦是盜竊虛聲當時無識之徒數將才者動曰張韓劉岳後世易之曰宗岳韓劉而以光世之劉爲劉錡之劉洵哉不刊之論或以附檜殺飛謂他人如万俟卨輩無足深論獨惜以循王之功烈而亦出此則大節之玷也豈知其陰賊險狠之心與善類爲讐無復人理殺飛特其荼毒之見端耳夫助賊臣害忠良以快敵心而感國祚此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而宋高始終厚眷之直是拂人之性然自宋迄今雖婦孺之愚聞附檜殺飛事無不切齒痛恨乃舊通志及秦州新志俱以俊列入人物若耳食戰功之說存之爲秦地光者噫惑矣茲徑削之爲黨奸賊忠者戒若

國朝同光閒固原之張俊其心迹坦白戰功赫濯不因姓名偶同少減色也登之列傳又以示勸云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三

安丙論 吳曦反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陰結中軍正將李好義等討誅之而通鑑乃書曰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一若曦之誅真出自丙者其權四川宣撫使朝命因而授之而成州亦有安公生祠之建歌功頌德聲稱藉甚竊以爲曦之得遂逆謀也韓侂胄實資之曦之克成逆謀也安丙實助之當曦之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而丙乃受其僞命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說者謂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史又謂曦初以反情謀之丙丙佯許之嗟乎此何事也而可佯許之乎所云陽與而陰圖之者果安在也幸災樂禍冀坐收漁人之利丙之心尙可問乎丙之罪尙容誅乎愚意丙若正人承曦逆謀陳說吳氏兩世忠勛備述有宋三朝恩遇以忠貞勵之復以利害怵之度曦豎子必有狼顧之心卽不然去之可也去之不得死之可也曦自

度勢孤翻然悔罪亦未可知乃事前丙無一語諫爭既與其謀矣而曰佯許之此適以堅曦之反之心耳丙之罪欲蓋彌彰矣陰圖之說能欺天下後世乎假如楊巨源不結忠義討賊丙尙能暴曦罪狀乎因人成事攘爲己功復殺巨源以泯其迹通鑑如丙意以書之曰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見丙能左之能右之也其實助曦者丙禍曦者即丙耳且也討曦之舉作壁上觀事成已掠其功不成己不與其難首鼠兩端丙實穿窬小人之尤至其殺楊巨源也陰賊險很無復人理然則曦舊將王喜之毒李好義又安知非丙陰爲之地也伏讀

御批通鑑論丙事義炳麟經嚴於斧鉞又謂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失當總出於主暗臣邪

奎藻煌煌發從來未發之覆欽佩莫名因丙祠列成縣志舊通志又收入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堯

名宦爰恭繹

聖意備論如右見民之祠丙者私情也而丙之不得有祠者公義也名宦云乎哉

汪世顯論 汪世顯金鞏昌總帥也其降蒙古在金旣亡之二十又二月論者多恕辭舊通志列入鞏昌人物攷通鑑注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眾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會蒙古庫騰入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堅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率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宋之亡世顯助蒙古

速之也姑不具論惟其降蒙古也反覆以救民自解嗟乎如世顯言竟若屈一己之節全千萬人之命可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者然則反顏事仇之人皆將奉世顯爲師承矣彼唐之許遠張巡宋之李芾張世傑毋乃不識時務之甚乎且巡遠之守睢陽芾之守常德殺身成仁舉城無一降者猶曰爲唐耳爲宋耳至世傑收兵海陵山在陸秀夫負帝昺赴海之後露香禱天欲別立趙氏以存祀此是何等剛腸天不祚宋舟覆而死續綱目至是始書宋亡可見世傑不死宋仍未亡也世顯之帥鞏昌旣堅守不下矣是其時勢尙有可守之資金雖亡有世顯在卽謂金未亡可也何乃酒幣迎謁竟忘蒙古之殺而君滅而國乎其云吾何愛一死死其分也正愛一死而忘其分耳其云屈己紆斯人之禍乃屈己以求富貴耳降之心在先因庫騰入蜀次於鞏昌城下遂公然行之所謂適

甘肅新通志

卷一百

志餘 考異

四

逢其會也况城下之次非有曠日圍攻之事庫騰汝獨堅守之說自指前次言之與世顯有君在上之對相應世顯方以不賣國市恩自負殊不知未降之先鞏昌尙金地也降之斯賣之矣庫騰戒其下秋毫勿犯鞏昌旣爲蒙古所有肯自犯乎惟世顯仍舊職則適如其願耳卽日帥所部從征雖有新令何其速也或謂蒙古之取中原凡久攻不下者克城之日必盡屠之世顯爲生靈計未可厚非抑思古人有以一成之旅致中興者世顯果乃心金室當別求金後立之以圖萬一之濟倘事與願違無可奈何城可降也世顯不可降世顯卽不能死亦當力辭新令以逸民老首陽在境內想亦聞之熟矣胡爲感激讐仇效馳驅截嘉陵趨大安得意進取乃爾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謂其覲顏事敵鮮廉寡恥自欺以欺人洵哉不刊之

論今通志雖依舊收入人物不得不備論之爲臣道立大防云
又按金元光元年八月以忽斜虎爲鞏昌平涼總帥尋徵其兵入
衛以粘葛完展代之梟將郭蝦蟆守會州偏將汪世顯守鞏州忽
斜虎本謀奉金主入秦鞏旣拜相陰使完展治守具金主不能從
俱死蔡州金亡而完展尙望金有嗣立者故矯詔宣諭秦鞏世顯
知之欲以矯詔爲罪圖完展然憚蝦蟆約與其攻鞏昌蝦蟆以義
拒之世顯遂戕完展降於蒙古闊端併攻蝦蟆蝦蟆堅守死之平
涼涇原遂陷蒙古矣由此觀之則世顯之不忠不義明白衆著雖
百方文飾尙能掩乎

張侍郎父子里居考 明張侍郎錦及其子參政潛皆以名進士
入仕有聲當時政績詳本傳不贅述今其故宅在隴城鎮迤東古
略陽道川人呼爲部閣堂者是也舊通志人物門旣列入秦安又

甘肅新通志

卷百

志餘 考異

聖

收入岷州各爲傳互有詳略其故何也秦安志言之矣其先太康
人高祖敬元參知政事遣戍岷分屯於秦安之隴城錦少游邑學
甘貧刻苦讀書龍泉寺寺在縣城東川題曰張司寇讀書處至今
尙存也是秦安之列入人物就分屯里居言之而岷州則因其高
祖戍岷故亦得攀及耳鄙意以爲此宜兩存之以見秉彝好德之
心於鄉賢有爭爲引重者而侍郎父子之遺徽遠矣且如岳武穆
本相州湯陰人今海內岳姓無一不附武穆後者秦檜居相位十
九年死之日續綱目書曰死其子孫未必無人而凡秦姓認爲秦
檜苗裔者誰也後嗣且然他人無論已然則立身行事爲鄉里所
引重如張侍郎父子者可以風矣又潛子之槩有孝行舊通志不
載今補入孝義傳云